



大家小书  
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



# 《金瓶梅》十二讲

宁宗一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金瓶梅》十二讲

宁宗一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瓶梅》十二讲 / 宁宗一著.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6.2  
(大家小书)  
ISBN 978 - 7 - 200 - 11658 - 8

I. ①金… II. ①宁… III. ①《金瓶梅》—小说研究  
IV. ①I207. 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1467 号

总策划 安东 高立志  
责任编辑 严艳  
责任印制 宋超  
装帧设计 北京纸墨春秋艺术设计工作室

· 大家小书 ·

《金瓶梅》十二讲

《JINPINGMEI》 SHI'ER JIANG

宁宗一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bph.com.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7.875 印张 200 千字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11658 - 8

定价：26.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 - 58572393



# 大家小书

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

## 序　　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

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 欲把金针度与人

——《金瓶梅》、金学和宁宗一先生

陶慕宁

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概还没有一部作品如《金瓶梅》一样引发如此纷纭的聚讼。有关该书作者的种种揣测、对于版本及艺术品位的鉴定以及其中露骨的性描写的争论，几乎是伴随着它的问世就展开了的，而且时至今日，仍是见仁见智，未有定谳。近几十年来，随着学术空气的日益澄明，海内外文化交流的逐渐密切，“金学”新说竞起，尤其在作品的创作风格及人物形象的分析把握等畛域屡有创获，而且愈发有了国际性的影响，成了学林瞩目的“显学”。

清儒治学，义理、考据、词章相鼎足，蠲词章则卒读不忍；舍考据恐架空设言；弃义理终不过承讹袭谬，是以不当偏废。用之于“金学”，则有专事考赜作家、版本来历者，是为考据；亦有侧重结构、情节、人物性格之分析者，即今所谓文本研究，古所谓词章者；又有发

中外文艺理论之矢射《金瓶梅》之的，欲揭橥其创作规律、美学风格者，此殆义理。繇是以观，治《金》诸家取径容有不同，家数或存歧异，要不失各成胜业，考据、词章郁郁乎文哉，第义理一道，尚罕覩思辨敏捷、理路清晰、融汇古今、厚积薄发之作。有之，则宁宗一先生《世情奇书〈金瓶梅〉》之谓也。举隅言之，此书胜在视野宏大开阔、高屋建筑，持论谨严精深、含蕴不尽。

具体而言，本书特色可析为五点：曩者研究《金瓶梅》多苦绠短，而作者雅擅发明，在洞察中国小说史沿革递嬗的基础上，借鉴文艺形态学、小说类型学的理论，即曾对几部划时代的小说经典文本抉微析异。他以独具的文心诗眼触摸到吴敬梓、曹雪芹、笑笑生三位作家气质禀赋的不同，进而提出《儒林外史》是思想家的小说，《红楼梦》是诗人的小说，而《金瓶梅》是小说家的小说之卓见，这就不仅赋予了传统的小说概念以现代意义的阐释，而且廓清了长期以来困扰着“金学”界的由于衡尺陈旧、概念模糊所酿成的迷雾，庶几使《金瓶梅》创作风格的研究走出目前的僵局。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该书浓郁的哲学思辨意味。读这本小书，你会感受到作者深厚的哲学根底，它的思辨力量就来源于这种哲理的“厚积”。可贵的是，它的作者不惟旁涉各

家，更是融通能化，并没有用种种文艺理论来堆砌炫耀自己的体系，而是着力于审慎的逻辑推行和恰当的引譬联类以“薄发”自己的机杼。也正是由于这种渊博的修养，使得读者能够达到一种超越的境界，不为菁芜混杂的作品所惑，不被臧否两歧的评论所迷。“《金瓶梅》的二律背反”一章充分地显示了作者不懈的反思精神和超脱的学术见识。又因为是小书，所以不拘执于字句、不害冷僻琐屑，是作者先立其大，小者自然不能夺，正可覩见随物赋形的功力。

这本书的又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宏观视野和精巧结构相结合。全书流动着作者对于整个小说史的统摄意识，他对《金瓶梅》细微之处的含茹从不脱离小说史的流变轨迹，这就使立论永远保持着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如渊渟岳峙，如孤峰出岫，雄辩难移。书中写道：“《金瓶梅》的作者已经不再是简单地用黑白两种色彩观察世界和反映世界了，而是力图从众多侧面去观察和反映多姿多彩的生活和人物了。小说历史上那些不费力地把他观察到的各式各样的人物硬塞进‘正面’或‘反面’人物框子去的初级阶段的塑造性格的方法已经受到了有力的挑战。”这种宏观的、辩证的点睛之笔实际已决不止于对《金瓶梅》一书的批评，而是涉及到整部小说史的规律性

揭示了。一本小书能有这样的大手笔，行文却从容有致而绝不“局促”，结构上珠联绳贯、经纬相牵，让人一章章读来毫无“逼仄”之感，心绪随着作者文思的起落而自然舒卷，从娓娓道来的小处领略《金瓶梅》的大观。天机云锦裁处之妙，洵非刀尺建功，这正是高明手眼所在。宏观的视野观照结合微观的惬意贵当的讲述，这就是前叙的高屋建筑而又含蕴不尽。

第四点，世界上第一流的文艺批评家莫不以文笔凝练隽永见长，如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法国的丹纳，读他们的评论文章，不啻是一种审美的享受。《世情奇书〈金瓶梅〉》无疑也具有词章之美，它叙述的精彩生动，议论的汪洋捭阖，使之有别于那种干巴巴味同嚼蜡的理论专著。它辩丽整饬而给人以平易可亲之感，流畅自如而又别具警策深湛的魅力，重视符采而未尝因词害句。在今日的图书市场上，能够见到这样的好书实属不易。

诵诗读书，讵可不知其人？在这里再谈谈本书创作的缘起、委曲，以略表见书与人的纠牵。《金瓶梅》长期被目为诲淫之书，由于人所同知的原因，不但《金瓶梅》研究在一段时期内受到了质疑、打击，连它的研究者也数罹灾殃。当年宁先生也因评骘此书受到冲击，被安上

了“毒害青年学生”的罪状。正因为这段遭际，作者对《金瓶梅》蒙被诟詈尤为不平，他后来一系列的述造都有为《金瓶》作《春秋》的旨归——不止于消除误解，更标置《金瓶梅》美学，发明它独有的艺术成就。“金学”研究曾经咻于众楚，险些毁在柙中，因此宁公之探骊得珠，可说是别有一番滋味，两者之共荣辱、同喜乐，有以哉。斯编也还不满足于为《金瓶梅》正名、让外行人看个热闹，而是要把金针度与人——篇幅有限，更多的妙处、胜景，要请读者自行领略。宁先生和心血隃麋成此一书，第五个特点就是发皇之处既有兰陵深意，也存宁公痴心。

先生《说不尽的〈金瓶梅〉》初版之年，学生草有短评，蓦然已阅二纪。今又为先生新著作序，愈感惶惶不胜。承乏用事，谨为读者绍介佳作。

2015年4月9日于南开园

# 目 录

序 “伟大也要有人懂”	
——重读《金瓶梅》断想	( 1 )
引子	( 8 )
一、尚未破译的作者之谜	( 15 )
二、颇有讲究的书名	( 22 )
三、永远打不完的笔墨官司	( 25 )
四、无须共同理解 但求各有体验	( 31 )
五、走进《金瓶梅》的艺术世界	( 39 )
(一) 堕落时代的一面镜子	( 44 )
(二) 市民社会的风俗画	( 51 )
(三) 独一无二地对“丑”的审视	( 58 )
(四) 人原本是杂色的	( 68 )
(五) 性：美好和邪恶的双刃剑	( 77 )
(六) 最难的还是现实主义	( 88 )

六、人物扫描 .....	( 97 )
(一) 西门庆 .....	( 99 )
(二) 潘金莲 .....	( 114 )
(三) 李瓶儿 .....	( 127 )
(四) 庞春梅 .....	( 141 )
(五) 吴月娘 .....	( 154 )
(六) 应伯爵 .....	( 161 )
七、新颖的圆形网络结构 .....	( 168 )
八、文学语言的魅力 .....	( 174 )
九、小说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	( 189 )
十、细读文本 呼唤审美 .....	( 200 )
十一、一种试验：	
赋予《金瓶梅》以新的艺术生命 .....	( 211 )
十二、世界文学视野中的《金瓶梅》 .....	( 216 )
后 记 .....	( 222 )

# 序 “伟大也要有人懂”<sup>①</sup>

## ——重读《金瓶梅》断想

《金瓶梅》的文献学、历史学、美学和哲学的研究已初步形成多元化格局。这就是说，对它的研究的起点已被垫高，研究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金瓶梅》研究必须面向世界，开辟中外学术对话的通道，注意汲取、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在继承前贤往哲一丝不苟严谨治学态度的同时，随时代之前进而不断更新和拓展。

---

① 这是鲁迅先生因《儒林外史》少为人知其伟大而发的感慨！他在为叶紫作《丰收》序中说：

伟大的文学是永久的，许多学者们这么说。对啦，也许是永久的罢。但我自己，却与其看薄凯契阿、雨果的书，宁可看契诃夫、高尔基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中国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

鲁迅先生的话，我移植到这里，意在说明，《金瓶梅》的伟大，绝不下于现在流行的四大古典小说名著。鲁迅所写叶紫作《丰收》序，见《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75~176页。

事实上，《金瓶梅》这部小说文本已提供了广阔无垠的空间，或曰有一种永恒的潜在张力。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每一部“金学”研究论著都是一个过渡性文本。所以，今天重新审视《金瓶梅》仍是学术文化史的必然。

不要鄙薄学院派。学院派必将发挥“金学”研究的文化优势，即可能将“金学”研究置于现代学术发展的文脉上来考察和思考整个古典小说之来龙去脉，以及小说审美意识的科学建构。黑格尔老人在回忆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后在与友人书中说：“我们必须把青年时代的理想转变为反思的形式。”（《黑格尔通信百封》“1800-11-02 致谢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第 58 页）所以回顾与前瞻，“金学”的研究，反思规范与挑战规范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红楼梦》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骄傲。但又像一位评论家所说，我们又不能总拿《红楼梦》说事儿吧！现在，我们暂时把那几部世代累积型的带有集体创作流程的大书，如“三国”、“水浒”、“西游”先撂一下，我们不妨先看看以个人之力最先完成的长篇小说巨制《金瓶梅》的价值，这是太重要了。美籍华人哈佛大学教授田晓菲女士在她的《秋水堂论金瓶梅》中说：“读到最后一页，掩卷而起时，竟觉得《金瓶梅》实在比《红楼梦》更好。”她还俏皮地说：“此话一出口不知将得到多少爱红者的白眼。”田晓菲的话，我认为值得思考。为了确立我国小说在世界范围的

艺术地位，我们必须再一次严肃地指出，兰陵笑笑生这位小说巨擘，一位起码是明代无法超越的小说领袖，在我们对小说智慧的崇拜的同时，也需要对这位智慧的小说家的崇敬。我们的兰陵笑笑生是不是也应像提到法国小说家时就想到巴尔扎克、福楼拜；提到俄国小说家时就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提到英国小说家时就会想到狄更斯；提到美国小说家时就想到海明威？在中国小说史上能成为领军人物的，以个人名义出现的，我想兰陵笑笑生和曹雪芹以及吴敬梓是当之无愧的大家。他们各自在自己的时代和创作领域作出了不可企及的贡献。在中国小说史上，他们是无可置疑的三位小说权威，这样的权威不确立不行。笑笑生在明代小说界无人与之匹敌，《金瓶梅》在明代说部无以上之。至于一定要和《红楼梦》相比，又一定要说它比《红楼梦》矮一截，那是学术文化研究上的幼稚病。

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在对媒体谈到他的新作《我叫刘跃进》时说：“最难的还是现实主义。”我很同意。现在的文学界已很少谈什么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了。其实，正是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才提供了超出部分现实生活的现实，才能帮你寻求到生活中的另一部分现实。《金瓶梅》验证了这一点。我们有必要明确地指出，《金瓶梅》可不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奇闻，而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缩影。在中国小说史上，从志怪、志人到唐宋传奇再到宋元话本，往往只是社

会奇闻的演绎，较少是社会的缩影，《金瓶梅》则绝非乱世奇情。他写的虽有达官贵人的面影，但更多的是“边缘人物”卑琐又卑微的生活和心态。在书中，即使是小人物，我们也能看到真切的生存状态。比如丈夫在妻子受辱后发狠的行状，下人在利益和尊严之间的游移，男人经过义利之辨后选择的竟是骨肉亲情的决绝，小说写来，层层递进，完整清晰。至于书中的女人世界，以李瓶儿为例，她何尝不渴望走出阴影，只是她总也没走进阳光。

《金瓶梅》作者的高明，就在于他选取的题材决定他无须刻意写出几个悲剧人物，但小说中都有一股悲剧性潜流。因为我们从中清晰看到了一个人，一个人以不同形式走向死亡，而这一连串人物的毁灭的总和就预告了也象征了这个社会的必然毁灭。这种悲剧性是来自作者心灵中对堕落时代的悲剧意识。

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对《金瓶梅》来说，绝不会因那一阵高一阵的欲望狂舞和性欲张扬的狂欢节而使它显得闹热。事实上，《金瓶梅》绝不是一部令人感觉温暖的小说，灰暗的色调一直遮蔽和浸染全书。《金瓶梅》一经进入主题，第一个镜头就是谋杀。武大郎被害，西门庆逍遥法外，一直到李瓶儿之死，西门庆暴卒，这种灰暗色调几乎无处不在。它挤压着读者的胸膛，让人感到呼吸空间的狭小。在那“另类”的“杀戮”中，血肉模糊，那因利欲、